

目 录

序诗 员

不能没有童话 员

雨 源

船 愿

诸神下界 猿

华老师,你在哪儿 猿

落叶 圆

旧宅 圆

搬家 圆

羊拐 圆

浪漫情怀 愿

如诗的篇什 猿

国庆的礼花 猿

故乡行 猿

宰牛 源

无花果	源
四月的泥泞	源
忘却的魅力	缘
清明的心弦	缘
清晨的跑	缘
漫游这个世界	缘
我的处世哲学	源
感伤	源
安详	缘
无为	苑
逍遥	怨
不设防	愿
喜悦	愿
烦恼	缘
忌妒	源
我说“是的”	愿
诚贤侄	愿
相信人生	怨
蝴蝶为什么得意	怨
我的写作	怨
先锋文学失败了吗	怨
我读《红楼梦》	源
我的另一个舌头	苑

我喜欢幽默	员园
在声音的世界里	员园
当你拿起笔.....	员远
劝善说	员圆
珍重生命	员缘
珍惜家庭	员园
关于敬业	员猿
美国人傻吗	员远
随感三则	员愿
鳞与爪	员员
雅与俗	员苑
杂多与统一	员怨
黑马与黑驹	员员
宽容与嫉恶如仇	员源
通俗、经典与商业化	员愿
你赢得尊敬了吗	员愿

序 诗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瓔珞，编织你们。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
细雨濛濛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
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

是转眼过去了的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
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
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
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
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
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
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
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不能没有童话

1954年前我在北京见到了棕发碧眼的德国女诗人萨比妮·索梅坎普博士，她把邹荻帆译的她的德语俳句拿给我看，我觉得她写得很有味道。我建议她把自己的一些俳句译成英语，我表示愿意将它们转译成中文。后来，我把这些译作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春日第一天 辘辘行乞门洞前 辘辘首试温暖。”“我若伐我树 辘辘光直泻当如注 辘辘将浓荫误。”她的俳句于平常处见匠心、诗心，我要说还有“天心”——“天人合一”之心。顺便提一下，注意到这个译作的人不太多，但是难得的是我国环保局长曲格平教授，后来他不止一次向我谈到了这组译稿，并表示欣赏不已。

1955年，我又翻译发表了她的一组短歌，题《如梦》，发表在《华声报》上。

1956年，我与妻在德国逗留了二个星期，多次与萨比妮通电话，我收到了她寄来的书和她的全家的——包括她的英俊的丈夫与可爱的儿子——的照片。她告诉了我将要在 中国出版由原我驻汉堡总领事王泰智先生翻译的她的作品集的喜讯。

这次读到王泰智译的她的童话，令我十分欣喜。在介绍西方文学的时候，我们往往偏重于介绍那种怪诞的、颓

废的、变态的、迷狂的类型——当然这种我们读起来颇觉惊奇和刺激的作品也是有借鉴意义的，而接触到萨比妮童话这种温馨的、纯真的，几乎可以说是古典的情调和风格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有些意外。

在《玻璃人、冰期和诗的力量》这篇童话当中，萨比妮表现了她对于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俳句艺术的倾心。表现了她对于人生、对于真善美、对于诗的教化与感染力量的信念。表现了一种纯朴与天然的乐生精神，表现了一种对于世界、对于生命、对于人类、对于社会的衷心的善意。它肯定太阳的光和热，并且提出来要在心中装上这个太阳——光明、热烈、积极和健康的原子。它批评人的自顾自，“独往独来”，阴森冷酷，把自己冻结起来，易碎易伤，没有希望。它认为诗的力量在于从内心给人以温暖，“写俳句就是点燃心灵之火”，是写“只有用心灵才能理解的诗句”，用以融化人心上的冰雪，唤醒人的良知人的生命。它相信人类是一个整体。它在文学上主张细细地体察，主张自我的谦虚（变小），主张表现世界的内在矛盾，主张寻找和锻炼语言……这些当然谈不上新潮，不够现代或后现代，这也谈不上多么独创多么突破，但它毕竟属于人众的一种良知，自有它感人动人之处。

我从来都是怀着敬服与神往的态度来看待童话的，我相信写童话的人——例如安徒生和我国当代作家冯宗璞——都有着儿童的眼睛，哲学家的头脑，诗人的心；更有着安琪儿的翅膀。对于大多数人，童话往往与童年的欢

乐一道一去而不复返，只能在梦中去寻找它们，想念它们；意欲再一次靠近它们温习它们而不可得。一个不再能出现美丽的童话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不再能出现美好的童话的人类是可悲的人类，一个不再能因了读到优美的童话而欣悦而落泪的灵魂是可悲的灵魂。人不该愈来愈粗暴、凶恶和疲于奔命。人不该被丑恶挡住双眼。人不能没有童话——诗（包括俳句），当然。

所以我说长大了还能写出好的童话的人有福了，他们永远不会衰老疲惫，他们生活得多么美丽。何况，像萨比妮的这篇作品结合着童话和诗，融会着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传统，这种契合和相互的激发本身就够精彩的了。

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这就是我读萨比妮和其他德国作家的童话新作时的温暖而怅惘的感受。

雨

我喜欢雨，从小。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雨。因为它迷蒙而含蓄，因为它充满生机，因为它总是快快活活，因为只有它才连结着无边的天和无边的地！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天的小雨便是大自然的温柔与谦逊，大自然的慷慨与恩宠，却也是大自然的顽皮。它存在着，它抚摸着，它滋润着，却不留痕迹。用眼睛是很难找到它的，要用手心，用脸颊，用你的等待着春的滋润的心。

也有“凄风苦雨”，“秋风秋雨愁煞人”，“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其实那倒不一定是“一场秋雨一场寒”的秋天，即使这样的天气也给繁忙的人们带来休息，带来希望，带来遐思。正因为有雨中的忧伤的甜蜜，人们才伸出双臂歌唱雨后初阳的万道金光。于是有了拿破里的名歌《我的太阳》。

而暴雨和雷雨又是多么欢势，它们驱走暑热，它们解除干渴，它们弥合龟裂，它们丁丁冬冬地敲响沉闷的大地，它们咋咋唬唬地嬉闹着对人们说：“别怕，我们折腾一会儿就走。”

小时候，我最喜欢北京城夏日的大雨。雨中，积水上冒出一个又一个的半圆形的小泡儿。

似水晶、非琉璃、又非玻璃，霎时间了无形迹。

我的姨妈教过我这样的谜语。

为什么这几年在北京很少见到大雨冒泡儿了呢？是气候变了吗？是我事太多、心太杂，对似水晶又非玻璃的泡儿视而不见，这泡儿已经唤不起我童年的那种好奇和沉醉了吗？啊！

1956年的特别炎热的夏天，我下乡以前暂在景山公园少年宫劳动，盖房当小工，每天担源多斤一块的大城砖，很累。一天早上刚开工便赶上了天昏地暗的大雨，“头儿”只好宣布放假。我落汤鸡似的回到家，换了一身衣服，打起雨伞，和同样处于逆境的爱人到新街口电影院看电影《骑车人之死》去了。电影看完了，大雨威势未减。这是1956年，也许是缘年代的最后几年我度过的最快乐的一天，而这一天，是雨赐给我们的。

冒雨出游，这才有特色，这才有豪兴，这才有对于生活、对于世界的热情。这热情是什么也挡不住也抹不掉的。

所以，当1956年正月初我和几个中国同志一起访问美国的东北海岸而赶上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阴雨的时候，当不论是主人还是其他客人都抱怨这不凑趣的天气的时候，我却说，我喜欢雨，雨使世界更丰富了。在维尾亚尔迪（意译：野葡萄园）岛上驱车行路的时候，我甚至把汽车窗打开。让溅起的雨珠雨花吹到我的脸上、头发上、脖子上和衣服

上吧，这该是大西洋上的天空——与我们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的是同一个天空——潇洒下来的美丽、友好、清凉却也有些阴沉的信息。雨中的大西洋，似乎泛着更多的灰白相间的浪花。天，海洋，小岛，大陆，漂亮的花花绿绿的别墅房屋，泊港的船只，行驶着的和停下来的汽车，都笼罩在那温柔迷蒙的雨中的烟雾里。

这样的雨就像夜，就像月光，使世界变得温柔，使差异缩小，使你去寻求一种新的适应，新的安慰。

就是让雨淋个透也未尝不是人间快事。在新疆的草原上，我曾经骑着马遭遇过一次短暂的却是声势宏大的雷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连一株可以略略遮雨的小树也没有。没法子，除了百分之百不打折扣地接受大自然的洗礼以外，没有别的路。当理解了这种处境以后，我便获得了自由，我欣然地、狂喜地在大雨中策马疾驰。

这种经验我写在小说《杂色》里边了，但我觉得没有写好。如果有机会，不，不管有没有机会，将来我一定要再写一次草原上的夹着雷子的暴雨。

这豪兴也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在前方不远，有哈萨克牧民的温暖的帐篷。兄弟的哈萨克人会亲切地接待你，会给你一碗滚热的奶茶，会生起他们的四季不止的火炉，烤干你的被雨打湿了的衣裳。

我们常常说“风吹雨打”，毛主席说要“经风雨、见世面”，我们还说什么经历了“风风雨雨”。这不但让人骄傲，

也让人欢喜，不但让人刚强，也让人快活，像我那次在新疆的草原上那样。

而我现在正航行在从武汉到重庆的长江航道上，又赶上了雨。雨对我有情，我对雨有意。

在避风的那一面的甲板上，你看不到也摸不着雨。在船头，雨丝向你迎面喷来，在迎风的那一面，雨丝拉曳成了长线。

江上的雨和人似乎更加亲近。坐船的人都爱水，靠水，感谢水。而正是雨供给着江水，江水升腾着雨。当轮船疾驶的时候，浪花飞溅到甲板上，那不就是雨吗？

天色虽然阴霾，两岸的垂柳和庄稼却被雨洗得更加碧绿。没有打伞、也没有穿雨衣、最多戴一个草帽的岸上的女人们的服装雨中显得分外鲜丽。连岸上的黄土和石头也在雨水中映着洁净的、本色的光。

“晴川历历汉阳树”，当然，但是你知道吗，阴川和雨川，也使我们的河岸，我们的人和树历历如画。

雨是我对生活和土地的无尽的情丝，情思。

船

我崇拜一切交通工具，崇拜一切自己能动而且能负载着人运动的东西。

直到1957年，在我“出了事情”以后，在我已经发表过几个短篇并完成了一个长篇以后，在我已经早就是共青团的干部并有17年以上的革命“经验”以后，我曾经梦想从此改行到火车上做列车员。

我觉得列车员的工作是神奇的工作。他总是不停，他半夜也在奔跑。每一个车站都和前一个车站不一样，而更新的车站，更新颖的城市和乡村在前面等着他。当睡眼惺忪的旅客摇来晃去的时候，当我国的绝大多数城乡居民酣睡沉沉的时候，当检车工用大小榔头敲了一遍车轮和车轴以后，他——列车员，是清醒的列车的守卫者，他在暗夜中观察着山峦、河谷、道路、桥梁，观察着头顶上的星，一颗星离他越来越远了，另一颗星却正向他眨眼，迎接他的靠拢。

最主要的是他拥有比你我大几倍、几十倍、几百几千倍的空间和距离，也就有那么多倍的生活。不是至今仍然有人一辈子不出自己的村，一辈子不肯、不敢、死乞白赖地不离开自己呆着的那个城市市区吗？对于别人是远在天

边的、不可思议的、令人发怵或者吃惊的那些地名，对于列车员来说，不就像是他家的门前房后吗？

至于船，截止到**1949**年，真正的船还只出现在我的梦里、爱唱的歌曲里、儿时的稚气的画里。

从前当我少年时，
鬓发未白气力壮，
朝思暮想去航海，
越过重洋飘大海，
但海风使我忧，
波浪使我愁。

啊……

我多恼故乡其水流溅溅。

我不知道这是一首谁作曲、谁作词、谁翻译的歌。这歌词显然翻译得古老而且生硬。但这首歌曾经使我多么感动啊。

解放初期我看过一部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动荡的十年》，小说结尾是改造了**1949**年的主人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蓦然心动了……这证明，他需要改造的东西还多着呢。

多有趣。这证明，这首歌确是有力量的呢。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劳作”课是叠一只纸船，我叠了又叠，越想叠好就越叠不好。那船就像江南的小木船，

两边各有一面篷子，为了遮雨。不知是不是鲁迅先生描写过的乌篷船？我终于没有完成我的纸船，我急出了眼泪，眼巴巴看着同学们一个个以自制的船只乘风破浪地出航，而我却造不出一只船来。

后来一位长辈似乎送给过我一艘高级的玩具船。船身是金属做的，漆着彩漆，要用火柴把船的“发动机”点着，然后船就能够航行啦。

我端来一大瓦盆水，我的兴奋的心情如哥伦布将要驶往新大陆与麦哲伦将要开航绕地球一周。“发动机”终于点着了，突突突响声持续了缘秒钟，船“航行”了缘厘米，噗地一响，机器坏了，从此，它便成了一艘失去了动力、不能动、连打转也不能的死船。哥伦布与麦哲伦的伟大的梦破灭了。

后来船就不见了，锈了？坏了？扔了？丢了？我记不清。

终于，我也记不清究竟这儿时的伟大航行的悲哀的故事是实有其事，还是出自自己的虚构了。写小说的人也是报应，老是虚构一个一个的故事去赚取（就不说是“骗取”了吧）读者的眼泪与笑容，最后，说不定胡里胡涂地自己虚构起自己的事来了。

到建国以后，到我“出了事情”以前，我的船是北海与什刹海的小游艇。我和我所“领导”的共青团员们常常在那里过团日，划船。我觉得我划船的技术很不错，可以转硬弯，可以两手同时划，两手交错划，可以两只桨划一

个方向，也可以是相反方向。

去过南方的同志讥笑北海的游船是“瓜皮小艇”，我听了很不服气。瓜皮小艇又怎样呢，我们想着全中国，想着世界革命。

我的歌声飞过海洋，
爱人啊你别悲伤，
国家派我们到大海上，
要掀起惊天风浪。

这是一首苏联歌，共青团员们爱唱的。我们不再唱“海风使我忧，波浪使我愁”了，我们是将要掀起惊天风浪的一代。

后来瓜皮小艇翻了船，果然只不过是瓜皮小艇。后来我来到了瀚海。沙漠之船的称号也是有的，那是指骆驼。新中国的瀚海里不仅有骆驼，也有牛车、马车、火车、汽车。不仅火车是可以连夜移动的，在新疆，汽车也有时连夜开。开到午夜两点半钟，司机累极了，便跳下汽车，躺在砂石戈壁，摊开四肢，睡到天发亮，再开。当然，那是夏天。我乘过这样的车，如船在瀚海上漂游。

直到八十年代，我才和海上的、河上的，也包括陆上的（车）和天上的（飞机）船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条大船，已经行驶在新的广阔得多也平稳坦荡得多的航道上了。

最难忘的是南海之旅，救生艇、运输艇、炮艇、猎潜艇和鱼雷快艇，我们和海军同志一起站立在指挥台上，高唱着刘邦的《大风歌》，劈开紫缎一样的闪闪发光的南海海面，在海鸥和飞鱼的包围之中，在迎风招展的八一军旗的感召之下，环绕着海南与西沙诸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航行。晕船要什么紧？呕吐要什么紧？大风大浪滔天要什么紧？那才是爱国男儿的滚烫的生命之船，热血之船，乘风破浪的必胜之船。人站在这样的船上，全中国装在这样的船上的人的心里。

晚一点了吗？在我将近缘岁的时候，我开始懂得了不像梦幻中的船那样脆弱，不像公园里的船那样旖旎和小巧，又不像沙漠里的船那样拙笨和缓慢，这里还有另外一种船，巨大、坚强、英勇、踏长风、奔大海、勇敢而又沉着地前进。

而今天，是在长江的航船上。雨后初晴，春意如酒，桃红柳绿，阡陌纵横，鸥鸟飞翔，清风震荡。船上平稳、舒适、安详，这是一首成熟了的江轮进行曲。老船工告诉我，他在江轮上做工已经涯年。

但发动机是不敢懈怠的，发动机一刻不停地激动地、细心听起来有时甚至是愤怒地工作着，掌船的人又是那么谨慎而老练，他们带动着全船向前。